

在音樂聲中 啓動了心靈活泉

昏睡的病人跟著唱歌 睡不著的病人沈沈睡了

文／美德病房志工 韋媽媽

「美德安寧病房」每個月最後一個週末，總會為癌末病人舉辦慶生會，這也許是有些病人今生最後一次的慶生會。

第一次接觸「音樂療法」就是在慶生會上，社工師高國書帶領大家利用木鳥、手搖鈴、響板等物品作為輔助工具，即使是臥病在床的患者，只要意識清楚，耳能聽，眼能看，就算雙手不靈活，一旦依照說明，跟著音樂開始律動，筋骨便會活絡多了，心情也開朗了。

記得有位阿伯做完「音樂療法」，滿臉笑容，國書問他：「阿伯，今天這樣動一動，累不累？高興嗎？」阿伯說：「很好啊！今天是我住院四個月以來，最快樂的一天。」（國書補充：這位阿伯雖然在參加音樂療法後七天往生，但美好的記憶已長存阿伯與我們醫療團隊每個的人心中）

末了，在柔和的音樂伴隨下，國書要求所有與會的人，把身邊最珍貴的東西拿出來，圍繞著蛋糕放置，有的人拿出護身符、項鍊、佛珠、志工拿出黃色的背心……，國書為大家祈福，帶大家冥想，讓大家與心對話，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刻，有些家屬及病人感動得淚流滿面，志工們也紅了眼眶。

美德安寧病房的慶生會是這樣規劃的，每季（三個月）一次，安排國樂演奏、吉他與魔術表演，偶而也穿插不同活動。音樂會的演奏曲目涵蓋50、60或70年代的代表性歌曲，老、中、青都耳熟能詳。94年10月份的慶生會，中國醫藥大學「國樂社」的同學前來表演，看到樂器當時，我滿腦子迷惑，既是國樂，怎麼會是一人演奏二胡，另一人卻拉大提琴？經國書解釋，我才明白，原本要用革胡，因革胡共鳴箱是用大蟒蛇的皮製造，現在生態改變，多數巨蟒難以存活，一「皮」難求，只得改以大提琴取代，音質雖稍有不同，理論上是可行的（大提琴的音色比較低沉，和革胡相似）。

慶生會開始，第一首曲子是由二胡演奏台灣民謠「望春風」，當演奏了幾小節，一一名祖籍四川省的病人伯伯長期臥床，病情不穩，時而清醒時而昏迷，然而當他聽到悅耳的音樂，昏睡中竟然有板有眼的跟著哼唱「望春風」，曲子結束，他大概以為我們是播放卡拉OK帶吧！要求再放一遍。我們在驚奇、雀躍之餘，趕緊請那位演奏二胡的同學，移駕到病床邊，再為伯伯演奏一次「望春風」。

第二首演奏的曲子是「小城故事」，演奏到一半，另一位昏迷的阿嬤，右手右腳不知不覺的舞動起來，她的左耳已失聰，也許是右耳聽見了熟悉的音樂，肢體產生自然反應。

誰說昏迷的人沒有知覺，他們心靈深處仍有很強的意識，只因無法表達，再加上旁人也 不善溝通，以致產生隔閡，如今透過音樂，他們與外界有了心與心的交會，雖然短暫，卻彌足珍貴。

還有一次，我到安寧病房值班，一位進出多次的病人，因癌細胞擴散，喘得無法躺著入睡，看到我便虛弱的訴苦，起初我仔細傾聽，接著坐在她身邊，慢慢撫慰她，找話題和她聊天，聊開了之後，我問她以前喜歡做那些休閒活動？她吃力的說：「我最喜歡到郊外走走，郊外空氣好，可以聽見蟲鳴鳥叫。」妳喜歡聽音樂嗎？她高興的回答：「喜歡！喜歡！尤其喜歡聽老歌。」我也喜歡老歌，老歌百聽不厭，回味無窮。

她床頭有一台小音響，一時找不到適合的CD，只好聽電台廣播，轉了一下頻道，找到一個正在播放老歌的電台，我握著她的手一起聽歌，一起回憶往事，當發現她有點累了，我輕輕的在她耳邊訴說著，引導著：「妳把心放開，什麼都不要想，眼睛閉起來，隨著優美的音樂，我們一起到郊外走走，妳看到了嗎？野外的風景好美喲！微風徐徐的吹著（音樂中正出現流水的聲音），哇！還有一條小溪，溪邊有很美的野花，好香哦！……」說著說著，她握著的手鬆開了，她睡著了，睡得很香，呼吸也順暢許多。

用音樂引導病人想像，趙可式博士說這是一種「心靈模式」，我們用音樂啟動了病人心靈深處的那份感動。誰說音樂不是豐富的心靈活泉，這泓活泉不僅能解除生命的苦渴，更能喚醒生命的活力呢！